

散文

水鬼

刘彦章

找了一个夏季,也没有猛子的下落,我心里堵得慌。

“猛子”,是沙颍河渔民和游泳爱好者对他的爱称。水下潜水,一头攥进水里而不见人,豫东口语,谓“扎猛子”。

一般人的水性,一个猛子也就游十来米,很快就得浮出水面,可他,不是一般人,一个猛子能游五六十米。大家久等不见,脸色骤变,颤声议论:不会出啥事儿吧?疑惑之时,极目远眺,一颗人头突然冒出水面,猛子悠闲地向大家招手致意。

一片喝彩:啧啧——这水性,神!猛子还有绝活儿!

他能像秤砣一样,一抬手潜入十多米深的水底——这在沙颍河密密麻麻的泳友中,绝无仅有。

一般人潜水,都是深吸一口气,头朝下往水里钻。水越深,压力越大,到水下两三尺就必须上浮,一是要换气,二是身体受不了,在水下的时间,往往不到一分钟。猛子呢?绝对与众不同!

先说用气和下潜方式。潜水前,猛子先一口呼出体内空气,瘪胸,闭气;头上脚下,直立水中;两手用力,向上猛抬,哧溜,身子像箭一样,一秒钟就到了河底。速度之快,令人难以置信!

为啥要吐净肺里的气?

猛子说,气满则浮,气空则沉。潜

水,得先学会放空!

再说潜水时间,他能在令人窒息的水底,待上足足三分钟!

可不是静态不动哦,而是深水作业。

他在水中干啥?

捞河蚌!

五年前,第一次见到猛子,他在水边拉了一个绿色鱼护,有两米多长,里面层层叠叠装满了河蚌,一个个大如冰盘,总重量有一二百斤,引来众人围观。

“乖乖,沙颍河里咋有这么大的河蚌?里面有珍珠吗?”

“捞这东西有啥用啊?”

岸边人七嘴八舌。

“好吃,香着呢!一只河蚌,顶一只羊!”

我很好奇,凑上去。猛子很慷慨,硬塞给我两只大河蚌,每只足有二三斤!

“回到家,放清水里,加点盐,让它吐尽泥沙。可红烧,可清炖,可烧烤,做河蚌豆腐汤,辣炒河蚌、河蚌烧肉,美得很!”给猛子打下手运河蚌的一个人说。

我问:“这么大的河蚌得长多久?”

“少则二三十年,多则七八十年!你看,这蚌壳上的曲线,就是年轮,一圈一年。你数数,这密密麻麻有多少圈儿?”

河蚌以水下浮游生物为食,生长极慢!

猛子说,大河蚌都在深水区,水越深,河蚌越大。河蚌把大半个身子扎在河底淤泥里。沙颍河开行两三千吨的大货船,河道中间不仅水深,而且形成很多深坑,地形复杂。成排的巨型河蚌,紧紧地嵌入淤泥。他趴在水底,贴着淤泥瞎摸。发现了,双手攥着河蚌使劲摇,就像摇着厚背石斧,三四下才松动。掘出,别在泳裤里。接连捞出三五只,双手搂抱着,两腿一蹬,哧溜一下,破水而出!

排空了氧气,又在水底高强度作业三分多钟,为什么不会被憋坏?

——让血液中充满氧气!

话简单,做起来实在难。

今年秋涝,10月水势仍猛,沙颍河浊流滚滚。沙河刘庄野泳基地,不少泳友望河兴叹,至多在水边湿湿身子。猛子却一头扑进水里,斜切水面,向对岸游去,速度快如箭鱼。他的脚板平铺打水,像青蛙一样在水中穿行,贴着水皮急速横渡,惊得泳友大呼:“这动力,比越野车发动机都厉害!”

更绝的是,到了对岸,猛子看见激流中有鱼,于是连草带鱼摁进泥中,发现是一只三四斤重、生猛滑溜的黑鱼。这家伙,竟然又攥着那挣扎的黑鱼横渡洪流,安然返回。这黑鱼,现在还在他家养着呢,静伏在水中,

像个沉默的潜水艇!

一身好功夫,用在当紧处!

多年来,猛子救人20多个,不论是在河海还是在池塘。他曾是沈丘县游泳协会会长,也是周口中心城区游泳圈儿不可替代的传奇。

与猛子失联多年,这次能找到他,很偶然。是他沈丘的一个泳友,也是跟他学游泳的学生,打电话提供的线索,说他30年来多次见义勇为,事迹惊心动魄,却始终隐姓埋名。

我们常把穿着潜水衣,背着铅块、氧气瓶的潜水员称为“水鬼”,我认为,比起专业水鬼,猛子的水性更好,是一个暖人的、可爱可敬的水鬼。

水鬼猛子,蛇年53岁,常年冬泳,体格健硕,真名温长征,又号温郎中!

他祖籍郸城县宜路镇,世代行医,乐善好施,仗义任侠。

猛子特别提醒:救人先强身,没本事别逞能;水里救人,不得法,是送死,一死就是一串子!

我问他为何总敢一个人潜到最深、最暗的地方去,望着东流不息的河水,沉默片刻,他说:“救人,再有本事,也是拼命。人这辈子,就得学河蚌,在泥沙里埋着,在暗流里扛着,把磨进壳里的沙砾,都熬成珍珠。”

我似乎明白了——

他一次次潜入黑暗,不是为了征服,而是因为修行……



秋意浸染

肖海清 摄

随笔

雨幕中的守望

李春丽

秋雨淅淅沥沥下了一天,窗外的梧桐树叶缤纷,让人心中莫名泛起一丝思念。我凝望着桌上的两瓶罐头,琥珀色的桃肉在光影里轻轻浮沉,依稀能闻到一缕鲜桃的清甜——我的记忆随之被唤醒。

每逢果园里桃子成熟,干娘总会摘下最红最大的那些,找人做成蜜汁罐头,为我留着。这是干娘的味道,也是她时刻牵挂我的证明。

我出生在普通农家,自幼瘦弱。农村有认干亲的习俗,希望借干爹干娘的福气来“拴”住体弱多病的孩子。在我未满周岁时,父母便为我认了一门干亲。干爹是父亲的挚友,他们有过命的交情。从那时起,我生命中便多了一份如父母一般的亲情滋润,羸弱的身体也渐渐结实起来,最后竟长成一米七五的大个子姑娘。干娘见到我总是眉开眼笑,说我为她争了脸面。干爹是大队支书,秉性耿直,为人豪爽,在十里八村有口皆碑;干娘是贤惠善良的农家妇女,膝下有三个儿子,一直盼着有个女儿,便把我当成心尖上的宝贝来疼。每逢寒暑假,干娘总把我接到家里,做新农装

买新鞋,顿顿做我爱吃的饭菜。那些细碎温暖的,拼凑出我的金色童年。

转眼多年过去了,我长大离开农村在城里安家立业。之后的日子里,我只顾着拼命讨生活,没有太多时间回乡下看望干爹干娘。三年前,干爹患病,干娘寸步不离悉心照料,陪他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。

今年中秋节,正逢干爹过世百天,我回家乡看望干娘。车子停在村口,我远远就看见干娘在院子里忙着农活,佝偻的身影在雨雾中显得格外单薄。我大声喊:“娘,我回来啦!”干娘转过身,一脸的疲惫瞬间被惊喜取代。她的声音有些哽咽:“哎呀,我的傻闺女,下这么大的雨,你咋来了!”她快步迎上来,那眼神里的惊喜,像针一样在我心上扎了一下,让我红了眼眶。我心想:干爹去世后,干娘一个人是怎样在这空荡荡的院子里熬过日日夜夜的呀?

那天天下着淅淅沥沥的雨,檐角流下的雨丝织得又密又稠,我们娘儿俩坐在屋檐下,听着雨声唠家常。干娘跟我说起村里的新鲜事,说谁

家庄稼收成好、谁家办了红白喜事,又絮絮叨叨讲起了三个儿子的近况,话语里满是一个母亲的牵挂。干娘一直握着我的手,她心里的温暖,一丝一缕流到我心底。我不敢提起干爹,怕触碰到干娘心底的伤。干娘却主动说起了干爹,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说一件寻常事:“你干爹生病的这三年,我天天守着他,饭一口口喂,药一次次煎,夜里也不敢睡沉,就怕他哪儿不舒服。”她顿了顿,指尖轻轻摩挲着干爹生前常坐的那把椅子。“好在我尽心了,他走的时候很安详,没遭啥罪,我也没啥遗憾的。”说完,干娘苦笑了一下。干娘没有哭泣,可我分明看见她眼底泛起泪光。她微微颤抖的手,没能藏住内心的伤痛。“有时候夜里醒来,看着旁边空着的床,还总觉得他在身旁,想喊他坐起来喝口热水。”干娘轻声说着,嘴角带着一丝释然的笑意。这份人生的通透与豁达,反倒让我鼻尖一酸,落下泪来。原来最深的思念,从不是撕心裂肺的哭喊,而是历经刻骨的伤痛后,依旧能满怀对生活的从容与坚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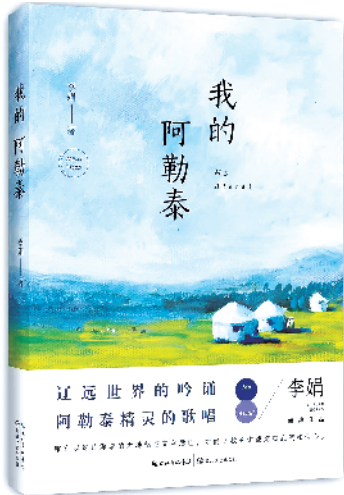
时光在雨声与絮语中悄悄溜走,天色渐暗,我却不舍得说再见。干娘知道不能留我了,急忙进屋,颤巍巍地搬出来一个大纸箱:“姐,这是今年做的桃子罐头,娘特意给你留的。”我鼻尖一酸,转身就往车里跑,怕再多待一秒,眼泪就会被干娘看见。“闺女,你停停!”干娘抱着纸箱在雨里追我,脚步有些踉跄,“你这孩子,是要累着我这老婆子呀!”我转身接过神甸甸的纸箱,罐头瓶碰撞的声响,像干娘平日里的叮咛。她站在雨里,头发被雨滴打湿贴在额角,喘着气笑着说:“路上慢点!不用惦记我,没空就不用回来了。”

汽车驶离村子,干娘站在村口的拐弯处向我挥手,雨雾渐渐模糊了她瘦弱的身影。我的泪水不由得顺着眼角滑落。

我打开桃子罐头,清甜的滋味盈满口腔。干爹走了,可干娘的爱依旧那样厚实和温暖。她那份通透与坚韧,已深深刻在我的心底。世上有些情分,任时光如何冲刷也不会淡去——干娘的疼爱,如甘露般深深浸润我的心田,让我终身感念。

书香周口
悦读推荐

于喧嚣尘世中寻心灵净土



《我的阿勒泰》
李娟 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

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,我们被城市的喧嚣与纷扰紧紧包裹,在“躺平”与“内卷”的旋涡中挣扎徘徊,内心满是焦虑与迷茫。此时,一本好书就像一束光,穿透迷雾,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。而《我的阿勒泰》,无疑就是这样一本能给予我们心灵慰藉与启迪的佳作。

《我的阿勒泰》是当代作家李娟的经典之作。这本书真实且生动地记录了新疆北部阿勒泰的点点滴滴,那里有壮丽的山川、广袤的草原、奔驰的骏马,还有朴实善良的牧民。没有滤镜修饰的远方,只有带着羊粪味的风,一切都如此原生态,如

此真实可感,仿佛能我们将我们瞬间带入那个纯净而美好的世界。

李娟的文字纯粹、灵动且细腻,宛如潺潺溪流,轻轻流淌过读者的心田。写戈壁的星空,她说,“天空像一块巨大的蓝黑色丝绸,星星不是镶上去的,是烧出来的洞”,这般奇妙的想象,让星空的美跃然纸上;写孤独,她讲,“在这里,孤独不是你需要对抗的东西,它就是空气,是你呼吸的一部分”,寥寥数语,便道尽了孤独的本质。读她的文字,就像是在聆听一场心灵的对话,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治愈感和平静感。

书中描绘的生活,没有刻意的仪式感,有的只是生存本身。李娟写自己开小卖部时和牧民讨价还价,写妈妈那些充满哲理的惊人语录,写跟着迁徙的羊群在暴风雪中迷路……这些看似平凡琐碎的日常,却蕴含着生活的真谛。它让我们明白,真正的酷,不是逃离生活,而是更深入地扎进生活,在平凡中发现不平凡,在困境中坚守希望。

当我们被生活的琐事困扰时,读一读《我的阿勒泰》吧,把世界放大到山川湖泊的尺度,那些烦恼便会显得微不足道。它不是一本教你如何生活的指南,而是一面镜子,照见我们在追求“意义”的路上,或许错过了更珍贵的东西:对自然的本能亲近,对琐碎日常的耐心,以及知道自己渺小却依然认真活着的姿态。

(记者 黄佳 整理)

散文

巷口市声

余慧

巷子口,那几株老槐树筛下斑驳的日影时,收废品的老王便推着他那辆三轮车来了。车子吱吱呀呀地响,仿佛在诉说着什么。这声音我是极熟的,每日清晨七点半,从不爽约。

我们这小区,二十年前是极风光的。四幢橙红色的楼房,门楼修得极气派,如今颜色褪得斑驳了,像是老人脸上的老年斑,门卫室里蛛网纵横,没有物业,没有保安,却意外成全了一众小贩。他们每日如候鸟般准时,在这方寸之地谋着各自的生计。

老王的吆喝声是极有特色的:“收——废——品——喽——”尾音拖得老长,在晨风中颤颤巍巍地飘。这声音惊醒了树上的麻雀,也惊醒了三楼的张太太。她推开窗,头发蓬乱得像鸡窝。“老王头儿,等会儿!”喊完便缩了回去,窗台上那盆半死不活的绿萝也跟着抖了抖。

太阳爬上东楼顶时,小区便活过来了。磨刀的老李吹着他自制的铁哨,“磨剪子嘞——抢菜刀——”的声音钻进每家每户的窗缝。卖白酒的老周最是讲究,三轮车上铺着蓝布,酒坛子擦得锃亮,像是来赴宴的。女人们围着他,这个要半斤,那个打八两。酒香混着花露水味,在晨光里酿出另一种醉意。

唯独四栋的刘先生看不惯这些。他今日没开那辆黑色奥迪,脸色阴沉,墨镜架在鼻梁上,镜片反射着阳光,晃得人睁不开眼。他走路时皮鞋敲着水泥地,咯嗒响,像是给这市井交响乐打着不和谐的拍子。

“别吆喝了!烦不烦人!”这一嗓子劈下来,整个小区都静了一静。老王的电喇叭突然卡了壳,只余下一点电流的杂音,极极了老人突然哽住的叹息。他缩着脖子,那件灰外套显得更大了,空荡荡地挂在身上。

我站在二栋拐角,手里拎的垃圾袋突然变得沉重。老王看见我,咧开嘴笑了,露出几颗孤零零的黄牙。“吃了吗?”他问。这最平常的问候,此刻却像一句暗号。我想说些什么,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,只点点头。他的三轮车吱吱呀呀地远了,电喇叭又响起来,这次声音小了许多,像是怕惊扰了谁。

刘先生昂着头走了,皮鞋声渐渐消失在巷子口。对面一楼的大黑狗吐着舌头,呼哧呼哧地喘,它身下的水泥

地洩出一片深色的水痕,很快就被太阳蒸干了。

回到屋里,空调的冷气扑面而来。透过玻璃窗,我看见老王的的身影在烈日下缩成一个黑点。他的吆喝声断断续续地飘上来,与磨刀老李的哨音、卖酒老周的吆喝混在一起,竟成了这夏日里最执着的蝉鸣。

厨房里,母亲正在剁肉馅,菜刀与案板碰撞出规律的声响。阳台上的绿萝新抽了一片叶子,嫩生生的,在阳光下几乎透明。楼下不知谁家的收音机在放《牡丹亭》,咿咿呀呀地唱: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,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……”

这巷子里的日子,就像老王车上的废品,看似杂乱,却自有其章法。而那些光鲜亮丽的人,倒是误入镜头的异物,显得格格不入。

傍晚时分,小贩们陆续离开,只在地上留下些零星的痕迹:一块油渍、几片菜叶、一小堆烟灰。

夜幕降临,小区的灯光次第亮起。那些窗户里,有人在吃饭,有人在看电视,有人在吵架。而老王此刻大概正在某个昏暗的棚屋里,整理他今日的收获。那些废品在他手里会变成孩子的学费、妻子的药钱,或者一顿带肉的晚饭。

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在乡下,祖父常说的一句话:“人活着,总得有个响声。”老王的吆喝,老李的哨音、老周的欢笑,不正是这巷子里最真实的响声么?

这世上的人,不过都是在收各自的废品罢了。有人收的是破铜烂铁,有人收的是体面尊严,还有人,收的是别人的难堪。

月光静静地洒在巷子里,给一切披上了一层柔和的纱。远处,偶尔传来一两声犬吠。不知是谁家的孩子在哭,又很快被母亲哄住了。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,谱成了这巷子最动人的夜曲。

夜深了,巷子渐渐安静下来。只有那几株老槐树,还在夜风中轻轻摇曳。我想,它们一定见证过这巷子里所有的悲欢离合、所有的喜怒哀乐。

明天太阳升起时,这一切又将重演。老王的吆喝、老李的哨音、老周的酒香,还有刘先生的皮鞋声……这巷子里的日子,就这样一天天过去,平淡、真实,而又意味深长。